宋四子抄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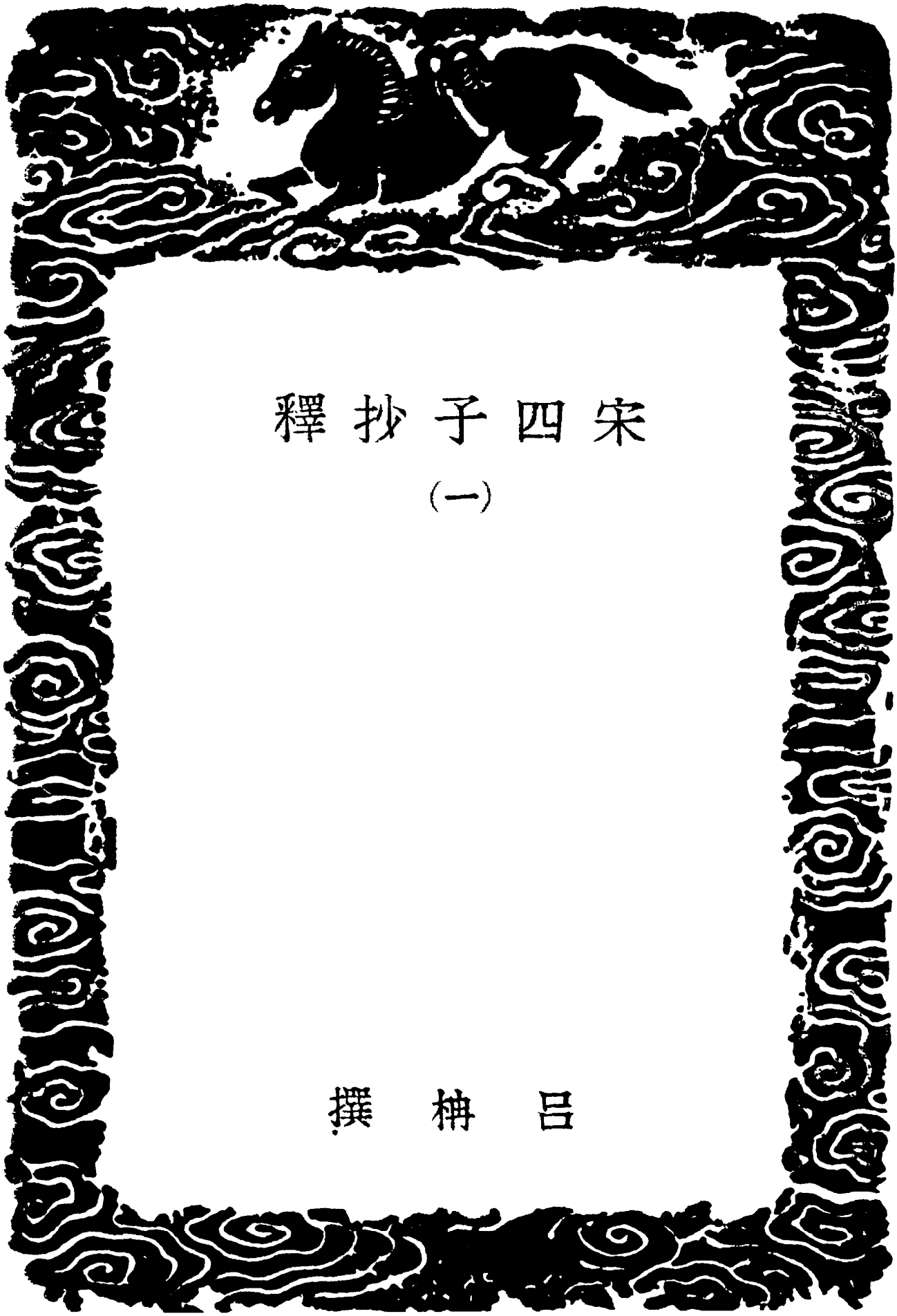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四子抄釋

(一)

呂柟撰

本館據惜陰軒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宋四子抄釋

宋四子抄釋總序

宋四子者。濂溪周子、明道程子、伊川程子、橫渠張子、晦庵朱子也。朱子曰。程氏兄弟二人。其學既同。其言無異、遂統稱程子云。故曰宋四子也。予謫判解州時。嘗抄釋周程張三子書。解士丘東魯、王光祖、乃校正而刻之解梁書院。比予官南都。光祖復篋是書。問於鷲峯東所。於是休寧程爵、見周子程子。取而刻諸由溪。維揚葛澍、見張子。取而刻諸江都。乃若同志之士。欲求周程張子之道者。皆可因是以知其大略矣。比予既守太學。其誨諸士。每稱四先生之言。爲入五經四書之門戶也。於是徽中戴冠、胡大器、黃卷、汪雲、黃本靜、汪克儉、洪釗、胡其仁、黃登、諸士侍側。曰。是刻諸江南者之三子書也。冠輩尙能誦之。但恨未能博及天下之士耳。願暨同志友曹顯、羅瓊、吳時敍、黃錫、吳文達、汪鳳梧、汪櫓、汪一中、自爲校寫重刻。並請朱子者以加諸梓。使海內游太學者。皆得誦習四先生之言。以求爲孔子之道。嘗見士風可正。民俗可移。不尤愈於一由溪江都之行乎。予然其言。遂併抄釋朱子以附之。於是冠輩持是書。請博士南海蕭子日強、莆田鄭子汝舟、重加校正。遂入諸木曰宋四子抄釋云。嘉靖十五年秋八月己丑。國子監祭酒呂柟序。

宋四子抄釋總目

周子抄釋三卷
二程子抄釋十卷
張子抄釋六卷
朱子抄釋二卷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周子抄釋三卷

明呂柟撰。宋五子中。惟周子著書最少。而諸儒辨論。則惟周子之書最多。無極太極之說。朱陸兩家。齗齗相軋。至今五六百年。門戶之分。甚於冰炭。太極圖說與通書表裏之說。元何虛中至特著一書。辨此一語。論者亦遞相攻擊。究無定評。至於主靜之說。明代詬爭尤甚。是編蓋因周子全書而摭其精要。一卷爲太極圖說通書。二卷爲遺文遺詩。而附以雜記。三卷則本傳墓碣事狀也。較全書特爲簡潔。每條之下。各釋以一二語。或標其大旨。或推所未言之意。較諸家連篇累牘之辨。亦特淳實。其釋荀子元不識誠一條。謂貶荀子太過。以大學中庸之言。比擬荀子之言誠。未免駁雜。釋養心亭記一條。謂寡欲亦允執厥中之義。若至於無。恐難通行於衆。亦不免辭不達意。然大旨要爲不悖。觀周子之書者。其精華略具於此矣。

張子抄釋六卷

明呂柟撰。是編摘錄張子之書。以西銘東銘爲冠。次正蒙十九篇。次經學理窟十一篇。次語錄。次文集。而終以行狀。亦每條各附以釋。如周子抄釋之例。首有嘉靖辛丑柟自序。稱張子書存者。止二銘

正蒙理窟語錄文集。而文集又未完。止得二卷於馬伯循氏。諸書皆言簡意實。出於精思力行之後。顧其書散見漫行。渙無統紀。而一義重出。亦容有之。暇嘗粹抄成帙。注釋數言。略發大旨。以便初學觀省。蓋其謫官解州時作也。案虞集作吳澄行狀。稱澄校正張子之書。挈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大意與枏此本合。澄本今未見。枏此本簡汰不苟。較世所行張子全書。亦頗爲精要矣。

二程子抄釋十卷

明呂枏撰。前有自序。稱初得二程全書於崔銑。以其中解說六經四書之語。與門弟子問答行事之言。統爲一書。浩大繁博。初學難於觀覽。因抄出心所好者集爲八卷。凡二十九篇。而卷首所列程子門人姓氏後。有嘉靖辛卯枏門人休寧程爵重刊跋。乃稱涇野先生抄釋程氏書凡十卷。此本爲嘉靖丙申枏門人鄧誥所刊。卷數與爵跋相合。豈枏作序時。其書尚止八卷。後或有所增益。而序則未改歟。其書不分門類。亦不敍先後。仍以二程遺書原載門人某某所記。分編每條之末。皆以一二語標其大意。昔朱子編遺書。嘗病其眞贋相雜。枏是書削駁留醇。頗爲不苟。蓋枏之學。源於河津。最爲篤實。故去取皆有所見。惟其文原出李夢陽。全集率詰屈不可讀。故每條下所釋辭旨。往往晦澀。非初學所能洞曉云。

朱子抄釋二卷

明呂柟撰。是編乃嘉靖丙申。柟爲國子監祭酒時所定。宋儒之中。惟朱子著述最富。辨論亦最多。其時諸弟子所述者。有池錄、饒錄、饒後錄、建錄、諸刊。黎靖德刊。除重複分類編次。尚得一百四十卷。則浩博可知矣。柟此本所抄止於二卷。乃較張子二程子爲少。然朱子之學。無所不通。與門人亦無所不講。黎氏語類以二十六目舉其大凡。包括尚有未盡。讀者茫無津涯。又早年晚年。持論或異。門人所記。或以己意增損。亦往往彼此不同。讀者多莫決其去取。明人遞相選錄。幾於人有一編。其大意乃在於勝負相爭。區分門戶。不過借朱子爲名。未嘗眞爲明道計也。柟作是編。惟摘切要之辭。而不甚以攻擊爲事。於學問大旨。轉爲簡明。然於與陸子靜論意見一條。注其下曰。陸氏終近禪。則是非之辨。亦未嘗不謹嚴矣。

周子抄釋序

枏自幼誦濂溪周子一二言。卽中心愛之。如覩其人。若嘗淸風明月下誦之。更無他文字可好。第恨未多見其書耳。旣舉後。得全書刻本於寧州呂道甫氏。又恨編次失序。雅俗不倫。暇嘗第其先後。因釋其義於各章之下。分爲內外二篇。旣譎解。巡按潛江初公、亦甚好焉。遂命刻之解梁書院。於戲。周子精義。具在此書。蓋入孔顏之門戶也。雖微釋亦可通。但始學之士。因其釋。味其言。卽其言。思其人。則必不以文字焉視斯書矣。嘉靖五年春正月。後學高陵呂枏序。

爵旣刻二程子抄釋。同門友曰。周子之書。孔孟之翼也。我師涇野先生釋之。皆有益於聖學者。盍亦刻諸。答曰。此爵之志也。惟願諸友分讀時。毋忘師所謂不以文字焉視之者。則爵不爲虛刻矣。諸友曰然。遂續刻諸由溪。原有內外二篇。嘉靖壬辰秋八月朔。門人休寧程爵謹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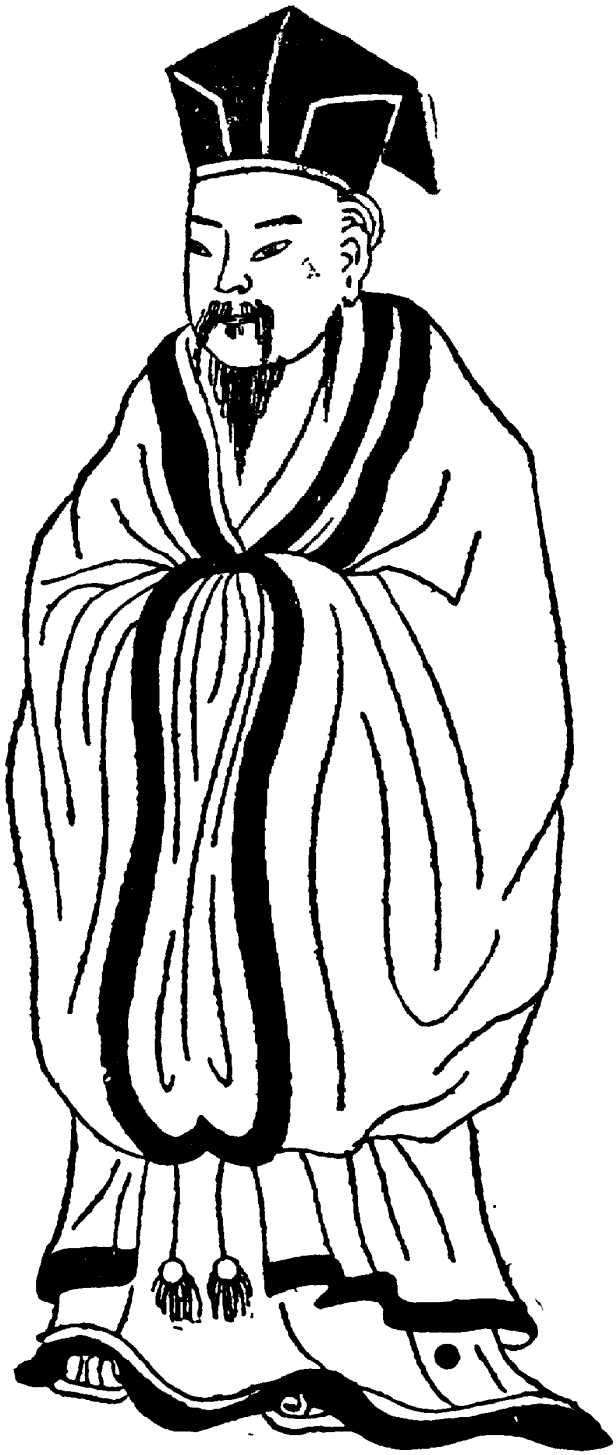
通書序

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惇頤。字茂叔。舂陵人。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於穆修也。修傳先天圖於种放。放傳於陳摶。此殆其學之一師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鳳歌荷蓧長往不來者伍。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者。程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昔受學於周子。令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而明道先生自再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程顥氏續孟子不傳之緒。則周子豈特爲种穆之學而止者哉。粤若稽古孔子。述三王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爲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旦萬古之光明。將爲百世之利澤。如日中天。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門之閒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其一二語爲同志者啓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眞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故此二卷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宜度越諸子。直以易詩書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是以敍而藏之。遇天下之善士。又尙前修。而欲讀其書者則傳焉。五

峯胡宏序。

周子像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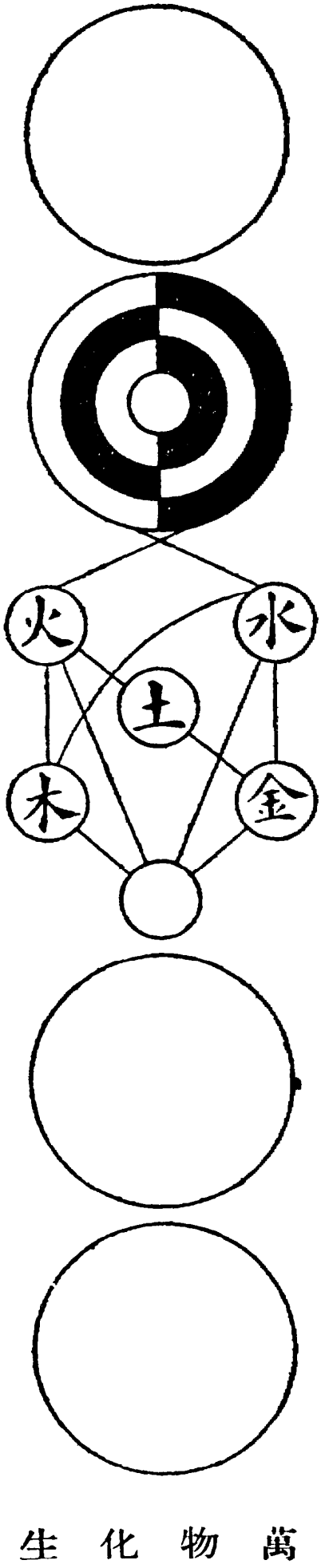
道喪千載。
聖遠言湮。
不有先覺。
孰開我人。
書不盡言。
圖不盡意。
風月無邊。
庭草交翠。



周子抄釋卷之一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監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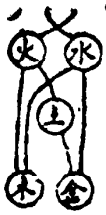
太極圖



太極圖解義　　新安朱熹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

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丶者。陽之變也。ノ者。陰之合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稺。故次火。金陰稺。故次水。土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者。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閒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五性、○○○○○○○○○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

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釋、易言有太極者。著其本也。圖言無極者。究其精也。易言四象八卦。而吉凶在大業之先者。以蓍卦而論。主後天也。圖言陰陽五行。而吉凶在萬物之後者。以道而論。本先天也。故讀易人懼爲惡。玩圖人易從善。

通書

誠上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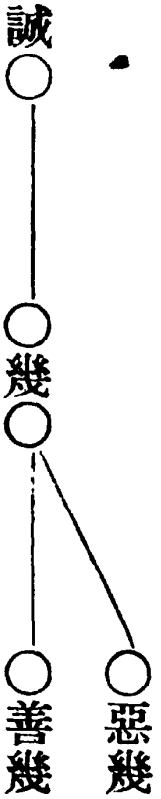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釋、天道聖德惟一誠。外此不獲罪于天。卽見尤于聖。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釋、誠仁一理。明公一道。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釋、誠其本也。幾其用也。德其目也。故賢其學也。聖其熟也。神其妙也。皆至于誠焉耳。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釋、幾有善惡。而以誠神幾爲聖人者。能知幾耳。

愼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愼動。釋、本在謹獨。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釋、守在信。行在勇。廓在智。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釋、行天下達道易。得師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釋、不自棄方能有恥。不自是方能聞過。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釋、幾之不見。未之思耳。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釋、顏亦尹之志。尹亦顏之學。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神一也。故順且化。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釋、求治而不求要急。是舍耕而求食也。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釋、書言作樂在象刑惟明之後。易言作樂在天下和豫之時。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釋、先憂者休。先休者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釋、此可觀仁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釋、君子學天斯不差。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敍。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

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釋、禮古而樂不古。并禮亦廢矣。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釋、樂卽政之極。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釋、化係乎所感。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釋、無欲便可虛直。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釋、公明皆自己作。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

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釋、性命一理。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釋、尋顏子樂處。惟見大耳。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釋、惟求眞師良友難。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釋、義聚須自得知。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釋、此子路百世之師。不啻令名。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釋、識力兼用。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釋、道以文行。亦以文尼。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釋、聖人之蘊顏子發。猶天地之蘊八卦發。朱子深厚淺薄之註。乃互文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釋、卦者掛也。懸天地人物之理於世間。如圖畫然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釋、君子學天。莫先損益。吉由是出也。朱子曰。思誠之方。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釋、茂育萬物起於復。不善之動人。可不猛省。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釋、身安則心正家齊可知。他不足道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釋、入耳存心。有不言而信之義。故爲德行事業。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釋、擬議所以求學至誠。故朱子曰。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爲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釋、張敬夫以中正爲仁。明達爲智。果斷爲勇。則德者刑之本也。故利見大人。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釋、公則無偏無遺。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釋、夫子之功。宜不止此。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釋、朱子謂孔子其太極。亶其然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汩則亂。亂不決也。

愼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釋、教人脩己。皆惟靜乎。

太極圖通書後序 建安本

朱熹

右周子之書一編。今舂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異。長沙本最後出。乃熹所編定。視他本最詳密矣。然猶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指。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之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故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敍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邢寬居之云。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皆失之。而長沙通書因胡氏所傳篇章非復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於書之大義。雖若無害。然要非先生之舊。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曉者。如理性命章之類。又諸本附載銘碣詩文。事多重複。亦或不能有發明於先生之道。以幸學者。故今特據潘誌。置圖篇端。以爲先生之精意。則可以通乎書之說矣。至於書之分章定次。亦皆復其舊貫。而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合爲一篇。以便觀者。蓋世所傳先生之書。言行具此矣。潘公所謂易通。疑卽通書。而易說獨不可見。向見友人多蓄異書。自謂有傳本。亟取而觀焉。則淺陋可笑。皆舍法時舉子綴葺緒餘。與圖說通書絕不相似。不問可知其僞。獨不知世復有能得其

眞者與否。以圖書推之。知其所發。當極精要。微言湮沒。甚可惜也。熹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脩、而來。而五峯胡公仁仲作通書序。又書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公蓋皆未見此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眞能立伊尹之志。脩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是書者所宜知也。因復掇取以系於後云。

乾道己丑六月戊申。新安朱熹謹記。

又南康本

前人

右周子太極圖幷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以校定可繕寫。熹今附見於此。學者得以考焉。

通書後跋

張栻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列於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栻刻於嚴陵學宮。以示多士。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睹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

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可歎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乾道庚寅閏月謹題。

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謬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爲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爲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幷其語而道之。故淸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序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爲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而讀者遂誤以爲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爲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卽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

訂。合爲事狀一篇。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爲正。以爲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游春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序。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种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當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慚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寤歎。因取舊裘。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鋟板學宮。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淳熙己亥夏五月日。

又延平本　　前人

臨汀楊方得九江故家傳本。校此本不同者。十有九處。然亦互有得失。其兩條此本之誤。當從九江本。如理性命章云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章。（當自道義者以下。折爲下章。）其十四條義可兩通。當並存之。如誠幾德章云。理曰禮。（理一作履。）慎動章云邪動。（一作動邪。）化章。（一作順化。）愛敬章云。有善。（此下一有是苟字。）學焉。（此下一有有字。）曰有不善。（一無此四字。）曰不善。（此下一有否字。）樂章云。優柔平中。（平一作乎。）輕生敗倫。（倫亦作常。）聖學章云。請聞焉。（聞一作問。）顏子章云。獨何心哉。（心一作以。）能化而齊。（齊一作齊。一作消。）過章。（一作仲由。）刑章云。不止卽過焉。（卽一作則。）其三條九江本誤。而當以此本爲正。如太極說云。無極而太極。（而下誤多一生字。）誠章云。誠斯立焉。（立誤作生。）家人睽復無妄章云。誠心

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心誤作以。凡十有九條。

周子抄釋卷之二 外篇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拙賦第一

或謂予曰。人謂予拙。予曰。巧、竊所恥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賦之。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淸弊絕。

釋、巧只是僞。拙只是實。

愛蓮說第二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淸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淸。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之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釋、周子不惟以陶自比。其言富乎。

養心亭記第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

心不止於寡焉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張子宗範。有行有文。其居背山面水。山之麓。構亭甚清淨。予偶坐而愛之。因題曰養心。既謝且求說。故書以勉。釋、寡欲亦允執厥中之義。若至於無。恐難通行於衆。

邵州遷學釋菜文第四

惟夫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上自國都。下及州縣。通立廟貌。州守縣令。春秋釋奠。雖天子之尊。入廟肅恭行禮。其重誠與天地參焉。儒衣冠學道業者。列室於廟。朝夕目瞻睟容。心慕至德。幾於顏氏之子者有之。得其位。施其道。澤及生民者代有之。然夫子之宮可忽歟。而邵置於惡地。掩於衙門。左獄右庾。穢喧歷年。惇頤攝守州符。嘗拜堂下。惕汗流背。起而議遷。得地東南。高明協卜。用舊增新。不日成就。彩章冕服。儼坐有序。諸生既集。率僚告成。謹以禮幣藻蘋。式陳明薦。以兗國公顏子等配。

維治平五年。歲次戊申正月甲戌朔三日丙子。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權發遣邵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周惇頤。敢昭告於先師兗國公顏子。爰以遷脩廟學成。恭脩釋菜於先聖至聖文宣王。惟子睿性通微。實幾於聖。明誠道確。夫子稱賢。謹以禮幣藻齊。式陳明獻。從祀配神。釋、配獨稱顏子。則周子學行爲人。可想見矣。

吉州彭推官詩序第五

惇實慶歷初。爲洪州分寧縣主簿。被外臺檄。承乏袁州盧溪鎭市征之局。局鮮事。袁之進士。多來講學於公齋。因談及今朝江左律詩之工。坐閒誦吉州彭推官篇者六七。其句字信乎能覷天巧而膾炙人口矣。我聞分寧新邑宰。上未踰月。而才明之譽。已飛數百里。有謂惇實曰。邑宰太博思永。卽嚮所誦之詩推官之子也。吉與袁鄰郡。父兄輩皆識推官第。爲善內樂。殊忘官之高卑。齒之壯老。以至於沒。其慶將發於是乎。惇實故又知推官之德。暨還邑局。聞推官之詩益多。亦能記誦不忘。十五年。而太博爲刑部郎中。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惇實自南昌知縣。就移僉署巴川郡判官廳公事。益梓鄰路也。泝流赴局。通渝州。越三舍接巴川境。閒有溫泉佛寺。艤舟游覽。忽覩榜詩。乃推官之作。喜豁讀訖。錄本納於轉運公。公復書重謝。且曰願刻一石。若蒙繼以短序。尤荷厚意。故序於詩後。而命工刻石。置寺之堂焉。實嘉祐二年正月十五日云。承奉郎守太子中舍僉署合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周惇實撰。釋、序止詳歷履。而不言其詩美何似。可知其恭矣。

簡書第六

上二十六叔書云。惇實啓。孟秋猶熱。伏惟二十六叔、三十一叔、諸叔母、諸兄長、尊體起居萬福。周興來。知安樂。喜無盡。惇實守官外。與新婦幸如常。不勞憂念。來春歸鄉。卽遂拜侍未閒。伏望順時倍加保愛不備。姪男惇實狀拜上。七月六日夜。二十六叔、三十一叔。諸叔母、諸兄長、座前。　諸弟、諸姪、安樂。好將息。好將息。釋、觀此書。恭慈和睦之氣。藹然可知。其能復不善之動以齊家矣。

興仲章姪書云。仲章夏熱。計新婦男女安健。我此中與叔母、李老、通老、韓姐、善二、以下並安。近遞中得先公加贈官誥贈諫議大夫。家門幸事幸事。汝備酒果香茶詣墳前、告聞先公諫議也。未相見。千萬好將息。不具。叔押付仲章。　六月十四日。　諸處書立使周一父子送去。　叔母韓姐傳語汝與新婦姪女姪兒各計安好。將息。百一百二附兄嫂起居之問。善二與新婦安安。汝切不得來。汝切不得來。周三翁夫妻安否。周一父子看守墳塋小心否。周幼二安否如何也。釋、讀此書而不興孝慈之念者。非夫也。

興傅茂才書云。惇實頓首。傅君茂才足下。昨日飯會上草草致書。不識已達否。日惟履用休適。惇實自春來。郡事併多。又新守將至。諸要備辦。稍有一日空暇。則或過客。或節辰。或不時聚會。每會卽作詩。雅則雅矣。形亦勞瘁。故尙未有意思。爲足下作策問。勿訝勿訝。遂州平絞紗輕細者。染得好皁者告買一疋。自要作夏衫。幷買樗蒲綾袴段二箇。碎事煩聒。愧悚愧悚。急遣人探新守次。走筆不謹。喧燠加愛加愛。不宣。惇實頓首。傅君茂才足下。釋、自是近人情而不詭。

慰李才元書云。惇實頓首。變故不常。竊審尊夫人太君奄棄榮養。伏惟號天永慕。難以勝處。罔極奈何。孝思奈何。敢冀節哀。以從中制。卑情不任苦痛之至。謹奉疏以慰。不宣。謹疏。四月某日。汝南周惇實疏上。釋、其臨喪也哀矣。

詩絕句第七

釋、絕句自見會次飄然。有道存焉。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閒。題門扇。

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題大顛壁。

烏落柴門掩夕暉。昏鴉數點傍林飛。吟餘小立闌干外。遙見樵漁一路歸。題春晚。

東風放牧出長坡。誰識阿童樂趣多。歸路轉鞭牛背上。笛聲吹老太平歌。題牧童。

琳宮金刹接林巒。一徑潛通竹徑寒。是處塵埃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經古寺。

劍立谿峯信險深。吾皇大道正天心。百年外戶都無閉。空有關名點貢琛。題劍門。

聞有山巖即去尋。亦躋雲外入松陰。雖然未是洞中境。且異人間名利心。同友人遊羅巖。

紅塵白日無閒人。況有魚緋繫此身。闕上羅浮閒送目。浩然心意復吾眞。題惠州羅浮山。

山盤江上蚪龍活。殿倚雲中洞府深。欽想眞風杳何在。偃松喬柏共蕭森。鄂州仙都觀。

久厭塵坌樂靜元。俸微猶乏買山錢。徘徊眞境不能去。且寄雲房一榻眠。宿山房。

到官處處須尋勝。惟此合陽無勝尋。赤水有山仙甚古。攀躋聊足到官心。游赤水縣龍多山。書仙壘觀壁。

尋山尋水侶尤難。愛利愛名心少閒。此亦有君吾甚樂。不辭高遠共躋攀。喜同費長官游。

雲樹巖泉景盡奇。登臨深恨訪尋遲。長棲未得於何記。猶有君能雅和詩。和費君樂游山之什。

詩五七言律第八

劉侯戴武弁。政則心吾儒。士茂先興學。子賢勤讀書。猷爲莫不善。才力蓋有餘。西北方求帥。浩然寧久居。

題浩然閣。

一日復一日。一杯復一杯。青山無限好。俗客不曾來。往事一如此。朱顏安在哉。寄語地上客。歷亂竟誰催。

題寇順之道院壁。

靜思歸舊隱。日出半山晴。醉榻雲籠潤。吟窗瀑瀉清。閒方爲達士。忙只是勞生。朝市誰頭白。車輪未曉鳴。

思親歸舊隱。

三月山房暖。林花互照明。路盤層頂上。人在半空行。水色雲含白。禽聲谷應清。天風拂襟袂。縹渺覺身輕。

游大林寺。

清時望郡貴。白首故鄉歸。有子紆藍綬。將孫著綵衣。松喬新道院。鶴老舊漁磯。知止自高德。寧爲遁者肥。

贈虞部譚昉致仕。

公程無暇日。暫得宿清幽。始覺空門客。不生浮世愁。溫泉喧古洞。晚磬度危樓。徹曉都忘寐。心疑在沃州。

宿大林寺。

秋風拂盡熱。半夜雨淋漓。遶屋是芭蕉。一枕高響圍。恰似釣魚船。篷底睡覺時。

書窗夜雨。

濂溪溪上釣。思歸復思歸。釣魚船好睡。寵辱不相隨。冥爲爵祿重。白髮猶羈縻。

石唐橋晚釣。

老子生來骨性寒。宦情不改舊儒酸。停盃厭飲香醪味。舉筯嘗餐淡菜盤。事穴不知筋力倦。官清贏得夢魂安。故人欲問吾何況。爲道春陵只一般。任所寄鄉關故舊。

公暇頻陪塵外游。朝天仍得送行舟。軒車更共入山腳。旌旆且從留渡頭。精舍泉聲清濺濺。高林雲色淡悠悠。談終道奧愁言去。明日瞻思上郡樓。萬安香城寺。別處守趙公。

雜記第九

伊川先生作其父太中公家傳曰。公嘗假倅南安軍獄掾周惇實甚少。不爲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及爲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釋、周專務內。若孔子并務內忘矣。

伊川先生作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釋、宋之道學。自汝南周子始。

河間劉立之敍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釋、周教人專在性命上理會。

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昔受學於周茂叔。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釋、樂在尋時猛省。

又曰。明道先生言。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釋、可想見茂叔之爲人。更有甚存著也。

又曰。李初平見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

覺悟。釋、說話處卽是力行。然亦有如此太守。亦有如此縣令。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卻公拜。今卻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卻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一本作風天小畜卦。○釋、前輩還知謙讓。一王君貺見善。連尊卑都忘也。

又曰。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釋、必力行過。方知此心復如初。

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釋、自家意。豈惟草與驢鳴乎。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邪。荀子不知誠。釋、貶荀子太過。大學中庸亦言誠。

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釋、伊川聞諸周子者亦深乎。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正獻公在侍從。聞茂叔名。力薦之。自常調除轉運判官。茂叔以啓謝正獻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游。於高賢無一日之雅。釋、可謂直躬而行矣。

營道何弃仲農父。自作營道齋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而業儒。

至先生遠宦。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蘇黃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爲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釋、久宦至力不能返。可知其爲政矣。

邢恕和叔敍述明道先生事云。茂叔聞道甚早。釋、雖邢亦推信云。王荆公爲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爲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釋。周子蓋發荆公之初心也。南豐潘興嗣墓誌銘曰。吾友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諱智強。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君幼孤。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珣。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君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以君爲有才。奏舉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以苛刻莅下。吏無敢可否。君與之辨事不爲屈。因置手版。歸取誥勅納之。投劾而去。逵爲之改容。復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爲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書簽判。覃恩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今上卽位。恩改駕部。趙公抃入參大政。奏君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務在矜恕。雖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君疾已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於九江郡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君篤氣義。以名節自礪。郴守李初平最知君。旣薦之。又賙其所不給。初平卒。子尙幼。君護其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

識。皆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爲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蘇。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人莫不歎服。此予之親見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爲予言。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性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於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人。曰壽。曰燾。皆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窆於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墓左。從遺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爲之銘曰。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貫於中。貴於自期。譚譚日甚。風俗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不行。斯謂之病。釋、潘志亦載太極圖稱有古人風。潘其執友乎。

朱元晦撰行實錄。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藩邸名。改惇頤。世居道州營道。父輔成。大中祥符八年。登蔡齊榜進士第。嘗爲賀州桂嶺令。贈諫議大夫。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先生少孤。養外家。景祐中。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珣奏。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主簿。先生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其才。爲南安軍司理。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者。先生獨與之辨。不聽。則置手版。歸

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且賢先生。薦之。移郴州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於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而以汚善政爲恥也。改太子中舍人。簽書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一郡之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民不冐從。淸獻公爲使者。小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也。轉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趙公來爲守。熟視先生所爲。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遷尙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邵州事。新學校以教其人。熙寧元年。用趙公及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中。提點刑獄。先生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寃澤物爲己任。設施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先生病矣。因請南康軍以歸。趙公再尹成都。復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淸泉社。娶陸氏。封縉雲縣君。再娶蒲氏。封德淸縣君。子壽、燾。皆太廟齋郎。先生所著書。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藏於家。先生在南安時。年甚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子顥、頤、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代舉。每一遷授。輒以薦之。程公二子。皆唱鳴道學。以繼孔孟不傳之統。世所謂二程先生者。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在郴時。其守李公初平。知先生賢。不以屬吏遇之。既薦諸朝。又周其乏。因嘗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矣。無及也。惇頤請得爲公言之。初平逐日聽先生語。蓋二年而有得。王荆公提點江東刑

獄。時已號爲通儒。先生遇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生自少信好古義。以名節自砥礪。其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夜始甦。或視其家。止一敝篋。錢不滿百。李初平卒。子幼。不克喪。先生護其喪歸。葬之分宜而歸。妻子饘粥不給。曠然不以爲意也。廬山之麓有溪焉。築室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其友淸逸居士潘延之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末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其出處之本意也。豫章黃庭堅稱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志林壑。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興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寃。濂溪之名。雖不足以對其美。然茂叔短於取名。而樂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惸嫠。短於希世。而尙友千古。聞茂叔之風。猶足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識者亦或有取於其言云。釋、行實又收黃庭堅語。豈周子在廬阜時與黃游乎。然黃亦知茂叔矣。

周子抄釋卷之三 附錄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宋史道學本傳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爲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爲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是道爲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閒。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删詩書。修春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五三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惇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實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要。凡詩書六

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沈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汙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後。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惇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珣。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惇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板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楊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惇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爲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惇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寃澤物爲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

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無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吾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惇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惇頤。惇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二子壽、燾。燾官至寶文閣待制。

先生墓碣銘（大字晦庵刪本小字蒲碣全文）　蒲宗孟

始予有女弟明爽端淑欲求配而未之得嘉祐己亥泛蜀江道合陽與周君語三日三夜退而歎曰世有斯人歟（眞吾妹之敵也）明年以吾妹歸之周君世爲營道人始名（光宗御諱）實避英宗藩邸名改（光宗御諱）頤曾祖從遠祖智強皆不仕父輔成賀州桂嶺縣令累贈諫議大夫母鄭氏仙居縣太君君少孤養於舅家鄭舅爲龍圖閣學士以恩補君試將作監主簿（自其髫時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故仕而必行其志爲政必有能名）初從吏部調洪州分寧主簿未幾南安獄上屢覆轉運使薦君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州郴縣令又爲桂陽令分寧有獄不決君至一訊立辨（邑人驚詫曰老吏不如也）南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欲深治之君爭不勝投其司理參軍告身以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轉運使感悟囚卒得不死自桂陽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知洪之南昌南昌人見君來咸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君益思以奇自名屠姦剪弊如快刀健斧落手無留）富家大姓黠胥惡少惴惴懷恐不獨以得罪於君爲憂而又以汙善政爲恥也江之南九十餘邑如君比者無一二改太子中舍僉書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賜五品服一郡之事不經君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今資政殿學士趙公爲使者小人陰中君趙公惑比去尙疑君有過嘉祐中轉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趙公來守虔熟試君所爲執君手曰幾失君矣今日迺知周茂叔也英宗登極遷尙書虞部員外郎虔大火焚其州改通判永州轉比部員外郎今上卽位遷駕部員外郎熙寧元年擢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官

三年轉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以朝廷蹤等見用奮發感厲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皆緩視徐按務以洗寃澤物爲己任施設置措未及盡其所爲而君已病矣病且劇念其母未葬求南康以歸葬已君曰強疾而來者爲葬耳今猶欲以病汙鹿紱耶病且劇三字元在上晦庵移於此上南康印分司南京趙公再尹成都聞君之去拜章乞起君朝命及門疾已革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卒年五十七嗟乎茂叔命止斯乎先時以書抵宗孟曰上方興起數百年無有難能之事將圖太平天下微才小智苟有所長者莫不皆獲自盡吾獨不能補助萬分又不得竊須臾之生以見堯舜禮樂之盛今死矣命也其語如此嗚呼可哀也已初娶陸氏縉雲縣君再娶吾妹德清縣君二子壽燾皆太廟齋郎君自少信古喜義以名節自高李初平守郴與君相好不以部中吏待君初平卒子幼不克葬君曰吾事也往來其家終始經紀之雖至貧不計費恤其宗族朋友分司而歸妻子饘粥不給君曠然不以爲意也生平襟懷飄灑有高趣常以仙翁隱者自許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終日徜徉其間酷愛廬阜買田其旁築室以居號曰濂溪書堂乖興結客與高僧道人跨松蘿蹈雲嶺放肆於山巔水涯彈琴吟詩經月不返及其以病還家猶藍輦而往登覽忘倦語其友曰今日出處無累正可與公等爲逍遙社但愧以病來耳君之卒四月十六日二甥求吾銘將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江州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吾嘗謂茂叔爲貧而仕仕而有所爲亦大槩略見於人人亦頗知之然至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棲假道之意則世人未必盡知之也於其死吾深悲焉故想像君之平生而寫其所好以寄之銘云來求銘三字續添銘曰廬山之月兮暮而明湓浦之風兮朝而清翁飄颻兮何所琴悄寂兮無聲杳乎欲訴而奚問浩乎欲忘而難平山巔水涯兮生既不得以自足死而葬乎其閒兮又安知其不爲清風白月往來於深林幽谷皎皎而泠泠也形骸兮歸此適所願兮攸安攸寧

先生墓室記

何子舉

先生世家舂陵之濂溪。今以故里名行於溢。益襲舂陵舊耳。自先生講道此邦。距今幾二百年。流風所漸。民醇俗魯。其爲士也愿而文。過化之盛。非止家藏書人誦言而已。邦人瞻仰有祠。學聚有堂。墓道有表揭。闕而未舉。惟春秋之祭。俎豐班榛荆。衿佩濡露雨耳。寶祐癸丑。制帥陳公夢斗。以南豫學子典郡事。二年閒恩浹和集。以公於己者公於人。克臻暇裕。於縮迫中。將以餘力起廢墜。乃諏急先命理掾。鳩工築室墓右。踰時告成。萃賓僚相祀。妥厥像於中。冠屨肅穆。光霽洋洋。生如也。竣事。命某有以識夫圖書之妙。中天日月。天下見道。卽見先生室之築。特以寄瓣香勺齊之敬耳。尙何言以藻繪斯道。抑某反復左丞蒲公宗孟銘先生墓。不能不扼腕於仲尼日月也。其言曰。先生疾革時。致書某。上方興起數千百年無有難能之事。將圖太平。天下材智。皆圖自盡。吾獨不能補助萬分一。又不能竊須臾之生。以見堯舜禮樂之盛。今死矣。命也。嗟乎。有是言哉。先生之學。靜虛動直。明通公溥。以無欲爲入聖之門者也。窮達常變。漠無繫累。浮雲行藏。晝夜生死。其所造詣。夫豈執世俗戀榮偸生之見者所可窺其藩。言焉不擇。左丞尙得爲知先生者。然則先生之道。豈固信於來世。而獨不知於姻親者哉。按左丞黨金陵者也。方金陵倡新法。毒天下。熏心寵榮者。無慮皆和附二辭。其所不然者。惟特士醇儒。未可以氣力奪。左丞所云興起數千百年無有難能之事。吾獨不能補助者。得無影響借重爲新法厚自攀援者耶。牟叔遐征里粟。議者難之。遂借其說於

子產。徐逢吉以河內寇爲平民。預引更生之對實其事。自古貿亂是非。往往一轍。若左丞者。設易簀之言。堅金陵無復忌憚之心。騰自欺之舌。誣先生於無從究詰之地。其爲毀譽求合。罔世塞道。又罪浮於臧倉者也。因辨識末以質於當世君子。又一年五月既望後學金華何子舉撰并書。建安翁甫題額。

先生事狀

朱熹

先生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珣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僉書合州判官廳公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府。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有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卽所

謂河南二先生者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悟。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領表。不憚出入之勤。瘴癘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寃澤物爲己任。施設置措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甕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

晦庵卽潘誌、蒲碣、及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爲此事狀。

濂溪先生行錄

前人

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藩邸名。改惇頤。世居道州營道。父輔成。大中祥符八年。登蔡齊榜進士第。嘗爲賀州桂嶺令。贈諫議大夫。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先生少孤。養外家。景祐中。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珣奏。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主簿。先生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其才。爲南安軍司理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者。先生獨與之辨。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且賢先生。薦之。移郴州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於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而以汙善政爲恥也。改太子中舍人。僉書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一郡之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民不肯從。淸獻公爲使者。小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也。轉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趙公來爲守。熟視先生所爲。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遷尙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邵州事。新學校以教其人。熙寧元年。用趙公及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中。提點刑獄。先生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寃澤物爲己任。設施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先生病矣。因請南康軍以歸。趙公再尹成都。復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淸泉社。娶陸氏。封縉雲縣君。再娶蒲氏。封德淸縣君。子壽、燾。皆太廟齋郎。先生所著書。有太極圖易說易

通數十篇。詩十卷。藏於家。先生在南安時。年甚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子顥、頤、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薦之。程公二子皆唱鳴道學。以繼孔孟不傳之統。世所謂二程先生者。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在郴時。其守李公初平知先生賢。不以屬吏遇之。既薦諸朝。又周其乏困。嘗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矣。無及也。惇頤請得爲公言之。初平逐日聽先生語。蓋二年而有得。王荆公提點江東刑獄時。已號爲通儒。先生遇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其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夜始甦。或視其家。止一弊篋。錢不滿百。李初平卒。子幼。不克喪。先生護其喪歸葬之。分司而歸。妻子饘粥不給。曠然不以爲意也。廬山之麓有溪焉。築室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其友清逸居士潘延之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生之道足矣。此其出處之本意也。豫章黃庭堅稱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志林壑。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爲使。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寃。濂溪之名。雖不足以對其美。然茂叔短於取名。而樂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惸嫠。短於希世。而尙友千古。聞茂叔之風。猶足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識者亦或有取於其言云。

二程子抄釋序

二程夫子明斯道於宋室盛時。其言行多發孔孟之蘊。人若有良心未死者。讀之未嘗不忘寢食也。枏年十七八時。嘗夢明道及呂東萊、立涇野草堂之上。而枏升階質疑。聆其語論。雖夢中亦豁然。以爲東萊遠不及也。以後動靜起居。時復思見。但愧恨末學。實未有所得耳。既舉後。得全書於安陽崔子鍾氏。每諷誦之。益不能釋手。但解說六經四書之語。與門弟子問答行事之言。統爲一書。則浩大繁博。初學觀覽。不無難顏。暇嘗抄出心所好者。集爲八卷。凡二十九篇。稍釋其下。以備遺亡。而於詩文亦抄出數篇。以爲外卷。巡按潛江初公見之。命刻諸解梁書院。而以其贖罪金紙作工食費。則斯抄釋其是也。枏何敢隱其非也。枏又何敢以掩哉。始學之士。儻因是而求二夫子之志。以遡孔孟之道。則亦其有小補乎。其傳是書之門人姓氏名地。亦敘列諸後。嘉靖五年三月辛丑。後學高陵呂枏序。

門人姓氏

李籲、字端伯。洛陽人。　尹焞、字彥明。洛陽人。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先學於橫渠。　劉絢、字質夫。緱氏人。

游酢、字定夫。建州人。
侯仲良、字師聖。河東人。
劉安節、字元承。溫州人。
周行己、字恭叔。永嘉人。
唐棣、字彥思。毗陵人。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
周孚先、字伯忱。毗陵人。
呂希哲、字原明。洛陽人。
鄒柄、字德久。毗陵人。
鮑若雨、字汝霖。一字商霖。永嘉人。
朱光庭、字公掞。偃師人。
馮理、字聖先。汝川人。
時紫芝。
陳經邦、字貴敍。永嘉人。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先學於橫渠。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
楊迪、字遵道。延平人。中立之子。
呂大鈞、字和叔。藍田人。先學於橫渠。
呂大忠、字晉伯、藍田人。先學於橫渠。
暢大隱、字潛道。洛陽人。
胡安國、字康侯。建之崇安人。
孟厚、字敦夫。洛陽人。
王蘋、字信伯。福清人。
陳淵、字幾叟。延平人。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人。
劉立之、字宗禮。河間人。
陳經正、字貴一。永嘉人。
李處遯、字嘉仲。洛陽人。

李朴、字先之。贛上人。
邢恕、字和叔。洛陽人。
張閎中、
潘旻、字子文。
郭忠孝、字立之。洛陽人。
林大節。
謝天申、字用休。

二程子抄釋卷之一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李籲傳第一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釋、於此見人性之善。與天同大。故孔子之道。欲以不言而見。佛氏之幻妄。則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也。

王彥霖以爲人之爲善。須是他自肯爲時。方有所得。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爲善。然又不可爲如此。卻都不管他。蓋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釋、雖中人之資。有被明師指引而成者矣。雖上智之資。有被燕友蠱惑而廢者矣。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一作方。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小事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卻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釋、伯淳謂講習以誠體經。非空言也。正叔謂治經而不自得。亦非空言也。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釋、無一个臣也。

佛學一作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顧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弊。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恆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

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箇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游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卻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釋、此知天立命之意也。佛氏不知天。安能立命。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釋、用法只是有政者喜合己之人。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一作性。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小事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不繫今與後、己與人。釋、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以造至誠也。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釋、驕人非眞學問也。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釋、此非欲其自得之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釋、眞知死生榮辱禍福貴賤之有定。則心不外馳矣。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戇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邐迤而上。直至十二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卻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他說道時。已與道離。他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一作言。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已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釋、相輪言厲不聞。介夫有怒。豈惟見有道者氣象。足服其心。而舜由仁義易立仁義之說。言約理明。實可折其私也。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幷墓人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爲之可也。釋、此緣人情而起之義。從俗亦可。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卻是瀆神。若祭祀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釋、此須從時制可。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釋、此孝子順孫尊祖敬宗之志也。故爲合族之會。

籲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釋、此君子之所以戒懼不覩不聞也。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揚雄。規模狹。道卽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釋、董仲舒似分明矣。然仲舒遇驕王而化。毛萇遇獻王而行。揚雄當王莽而仕。其覩性若不錯。亦難與毛董倫也。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尙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放曠與悲愁而已。釋、此恥惡衣惡食。夫子不與議也。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苦。他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釋、君子不安於縱。猶小人不安於禮。蓋皆習與性成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釋、經學念書。則輕俊者自威重。解作文字。便長慢彩蕩矣。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釋、子弟初有識。若知先立乎其大。則其後他好難換矣。

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辯。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釋、就與師禮之言。亦可以化介甫之自是。然而不化。眞下愚也。

顧言趙澤嘗云。臨政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爲恕。終必恕矣。釋、臨政事亦有不宜用恕處。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釋、既收放心。則神氣自在。非謂住之以延年也。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釋、此三欺之處。臨政之方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卻已先不好了也。釋、此不願文繡膏粱之意也。必須實見得。

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釋、只在集義。

忿、懥、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明・釋、理苟明・己亦可克・

呂大臨東見錄第二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事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明・釋、作則爲學者・熟則爲聖人・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正。釋、迫切猶是有爲人意・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己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豶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豶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爲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卻須置其檃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檃楚。將自化矣。釋、通其正路・則邪徑自不肯由・開其可美・則可恥自不肯爲・

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雖當救止。於此終不能回。卻須求人君開納處進說。牖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嫡庶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爲漢祖所敬之人。使事太子。漢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觸龍事亦相類。釋、仁之存者智必周・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釋、栽培不深厚・只是不爲己也・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今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明・釋、人若見得訂頑・正如醉而醒後景象・生意潑潑滿前・

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明・釋、此言可玩堯舜之心・是故親而醫訟不欲登庸・疎而頑讒則欲並生也・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一作性便是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釋、此之謂易簡理得・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窮得理。則性命亦可了。釋、此知行並進之旨・故不行由不知・若曰先知而後行・等到幾時行也・則其知如後世博洽之類矣・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釋、親正人亦是・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釋、要見孔顏所樂・只看常人所憂・

眞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驚。獨田夫色動畏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

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眞知。眞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眞知。若眞知決不爲矣。釋、格物者至於物也。心與之爲一乃知。

嘗言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爲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分居。戩立笞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既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釋、鄭戩知求義而不知求仁。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釋、勞耗之病。猶有牽係。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一本下更有未有之三字。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

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必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釋、學者果然識此。當日就到顏子欲罷不能之境。

昔見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明。○一本此云。又嘗稱介甫。顥對曰。王安石博學多文。斯其有之。守約則未也。釋、安石只是博辯驚動主上。其實非眞博學也。使有人只以當時事問之。彼便不知手足無措。

聖人卽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釋、學到無私處。始可語此。初學而然。易喪所守。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果爲政。皆興水利有功。釋、此必先有本以主之始可。

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明。釋、學到能平天下出不過誠意。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釋、此中有夏時殷輅周冕韶舞。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明。釋、人只有一箇己私。既克矣。便與天相似。文在其中矣。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釋、必實有爲國爲民之心。始能如此。是在君相鼓舞之耳。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明。○釋、收放心及集義亦可據。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閒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釋、若不及治體。亦非談經論道者也。經道又有權。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釋、此便見是有德者之言。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明。○釋、此修身知本之說。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百千。至於無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此言可爲知道者言。不可爲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應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釋、存乎默識。不言而言。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釋、言心聲也。故聞其言。知其心。聽和風甘雨之聲。便知天地之德。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釋、量力有漸。從克己處作。

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釋、皆取其誠也。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釋、盡物理則盡心。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爲非心。以故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心。與天一有地字。爲一。安得有二。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卽與天地無異。不可小了他。不可一作若或。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爲小。時本注云。橫渠云。心禦見聞。不必於性。○釋、體卽心也。能會體卽心大矣。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視當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釋、此便是一貫之道。

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釋、下學處便是上達。更別無上也。

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釋、嫂叔無服。是疏兄弟也。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釋、此以恩義斷也。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釋、禮行處敬自生。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釋、此以友輔仁之義。

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

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爲念。則又是爲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他。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爲中所亂。卻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他數珠。他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爲主。三更常有人喚也。諸本無此八字。○釋、此知止而後有定之意。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旣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被佞人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愼。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釋、心無所定見者易惑。故不畏巧言令色。只是一箇能哲而惠。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幷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釋、此經師不及人師之意。

觀秦中氣豔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昨來餽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爲足粧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豔。故生是人。至闕里有許多氣豔。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父一箇氣豔大小大。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釋、聖賢之生。將亦氣化乎。

伯淳自謂只得他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嘗有一朝士久不見。謂伯淳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終不肯回頭來。伯淳答以蓋恐回頭後錯也。釋、回頭後錯者。便陷流俗也。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一本有而勿正心字。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卻於何處有事。釋、若無所事。便是失心人。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釋、謂君實堯夫非學。恐大過。但學非聖人耳。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卻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卻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己。便然後復禮。釋、一日克己復禮。顏子也。日日克己以求復禮。韓持國也。

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釋、學不先立乎其大者。終有差也。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大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甫欲去數矣。其時介甫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父。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甫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

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甫之意。只恐始爲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卻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父道。此則感賢誠意。卻爲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父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爲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爲。則是爲己。尚有私意在。卻不在朝廷不干事理。釋、伯淳介夫事。可以觀仁智矣。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是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釋、此謂一薛居州也。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豔。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復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釋、小人能亂人國家。亦天意乎。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釋、孔氏無我。佛氏有我。故其道不相爲謀。

要修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愼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釋、不言而信。雖鬼神可通。況於人乎。

養心者且須是教他寡欲。又差有功。釋、理欲不並立。此少則彼多。

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爲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己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釋、志立處便是命也。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姦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以不仁。己猶不認。以爲人不曾來學。伯淳言。堯夫自是悠悠。釋、堯夫狂也。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腳須得。釋、人須思如何能大其心方得。

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謂始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在性與情。只性爲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爲本。只是順利處爲性。若情則須是正也。釋、性情一理。識情者識性。識性者識情。

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爲不仁。譬最近。釋、醫言不仁。其氣血滯。人言不仁。其心死。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淸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釋、敬則淸虛自存。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釋、顏子是學孔子的樣子。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釋、安在定靜之後。

公琰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釋、此亦是分天人爲二。又分己爲三也。

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著外。則須是有箇規模。釋、惟無我者。能知無外。

學者用了許多工夫。下頭須落道了。是入異教。只爲自家這下元未曾得箇安泊處。那下說得成熟。世人所惑者鬼神轉化。他總有說。又費力說道理。又打入箇無底之壑。故一生出不得。今日須是自家這下照得理分明。則不走作。形而下形而上者。亦須更分明須得。雖則心有默識。有難名狀處。然須說盡心知性知天。亦須於此留意。釋、學至知天則不惑。

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日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能飽食煖衣。而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卻只有原道一篇。其閒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明是原道之祖宗也。原道卻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釋、西銘之意。教在養中。聖君賢相之業也。

聖人之教以所貴率人。釋氏以所賤率人。初本無此十六字。卷末注云。又學佛者難吾言章。一本首有云。下同。餘見昨日之會章。學佛者難吾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爲堯舜。是所賤也。故以爲僕隸。釋、雖僕隸亦有堯舜之道。小德川流也。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卻恐不變也。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有所得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天祺自然有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卻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爲重。傷於周至。卻是氣局小。景庸則只是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爲得中也。釋、切磋琢磨之意。故君子無友則佩弦章。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釋、義命是處。

伯淳言。西銘其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

省多少言語。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釋、西銘是大心之方。

詩前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則何緣知得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要之皆得大意。只是後之觀詩者亦添入。釋、由是知小序不可改也。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釋、孟子幾乎聖矣。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大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釋、此猶或有牽引處。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甚譬如閒。視世之仁義者甚煦煦子子。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得。則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釋、天下惟義理。苟得之。則窮居不損。餓死不怕。縱橫皆自適矣。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釋、要在默識。不言而信耳。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卻最是。釋、理欲不並立。

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橫見加。

便豈可自絕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絕。豈有身爲侍從。尙食其祿。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如是乎。釋、此言豈惟是義亦是仁。

所務於窮理。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釋、此亦存久自熟之意。但當自起處窮起。

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於大國。奔命不暇。然足以自維持數百年。此勢卻似稻塍。各有界分約束。後世遂有土崩之勢。道壞便一時壞。陳涉一叛。天下遂不支吾。今日堂堂天下。只四方一敗。朝廷遂震。何也。蓋天下之勢。正如稻塍。各有限隔。則卒不能壞。今天下卻是一箇萬頃波。要起卒起不得。及一起則洶湧。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養。百餘年間。一時柔了人心。雖有豪傑。無箇端倪起得。便只要安靜。不宜使搖動。雖夷狄亦散兵卻鬬。恃一本無恃字。此中國之福也。一本此字下有非字。○釋、封建郡縣。要在得人。況朝廷之上乎。

不愧屋漏。便是夾持氣象。釋、勤亦愼也。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以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釋、孔孟之所以分。亦其學力之不同乎。

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何故。伯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釋、疑卽是心不定也。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煞穎悟。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釋、於數子獨許與叔。

介甫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卻留下害事。釋、才要行己志。便是私才。私便害事。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異。故爲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釋、拔乎流俗。亦有見矣。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釋、堯夫近乎上知。語多精到。

行己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爲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釋、此堯夫微諷正叔之泥耳。然不如叔也直。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微一作蓁。○釋、心不在則忘。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閒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己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釋、用意大過反差。

呂與叔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養。求無疾。如道家修養亦何傷。若須要存想飛昇。此則不可。釋、氣不足而不知自養。是自賊也。知飛昇。亦自賊也。

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苻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揉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疎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不愼任人。閫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算。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元豐元年永洛城事。○釋、用兵惟在得士心。不在恃多。

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卻念得一部杜甫詩。卻有此事。天地閒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卽有。無卽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有

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其爲必死矣。故過金山寺。爲作佛事。方追薦次。忽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意。度在某處作甚事。是誠死也。及三二日。有漁人撑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蓋旋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既說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釋、理起處卽心動。動卽理應。

天祺自然有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氣局小。太規規於事爲重也。昔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觀其德量如此。釋、天祺亦其認理而行者乎。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以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於近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爲然。釋、義成卽事成。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儘研窮此理。釋、寒烈極處。已含溫意。

今尺長於古尺。欲尺度權衡之正。須起於律。律起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須一作既。得其正。便將黍以實管。看實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山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用之。此特未爲定也。此只是器上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若古人

身材只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卽知因人身而定。釋、此固得作樂之活法。然亦不必泥此。

今許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非亦須有議論。如苻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言者。以主宮女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吳當取也。主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建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唐師取蔡州。此則在中國容其數十年恣睢。然當時以爲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是有議論。今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喪邦也。釋、程子窺見宋室後來削弱之患矣。

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事。聖人未嘗說著。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爲主。其心欲慈惠安一作虛。靜。故於道爲有助。亦不然。孟子說浩然之氣又不如此。今若言存心養氣。只是專爲此氣。又所爲者。捨大務小。捨本趨末。有濟甚事。今言有助於道者。只爲奈過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似釋氏攝心之術。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雜也。亦不須得道。只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坐如尸。立如齋。只是要養其志。豈知待爲養這些氣來。又不如是也。釋、佛孟養氣之說。一名而二義。同行而異情。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衆人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他便只是去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辨。遽施之學者。誰能出其右。始則見一利而從其說。久而遂安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

沒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爲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箇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釋、孟子正人心。息邪說。意正如此。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卻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釋、子厚之徒寡也。

饋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有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釋、古人所以去兵食而貴信也。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釋、欲豈便能誘人。在自室耳。

自古治亂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則治。小人多君子少則亂。然在古亦須朝廷之中君子小人雜進。不似今日剪截得直是齊整。不惟不得進用。更直憔悴善類。略去近道則須憔悴。舊日交遊只改節者。便於世事差近。此道理不知爲甚。正叔近病。人有言之曰。在他人則有追駁斥放。正叔無此等事。故只有病耳。釋、此便不可謂之數乎。

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靡然自從。蓋只消除盡在朝異己者。在古雖大惡在上。一面誅殺。亦斷不得人議論。今便都無異者。釋、才欲同己便非。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釋、學明則百事不差。亦不能惑。師巫在此。降言在彼。只是拋得遠。決無此理。又言留下藥。尤知其不然。生氣盡則死。死則謂之鬼可也。但不知世俗所謂鬼神何也。聰明如邵堯夫。猶不免致疑在此。嘗言有人家若虛空中聞人馬之聲。某謂既是人馬。須有鞍轡之類皆全。這箇是何處得來。堯夫言天地之間。亦有一般不有不無底物。某謂如此說。則須有不有不無底人馬。凡百皆爾。深不然也。釋、此足破惑。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卻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一作無意於學。則皆不之察。暨用心自覺。卽覺其爲害。存此紛雜。竟與人成何見識。若心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胷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閒。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不必害心疾。其他疾卻未可知。他藏府只爲元不曾養。養之卻在修養

家。一作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病心瘋，他藏府有患。則不嘗專志於養焉。○釋、必定而后能靜也。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他都不言彼兵事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他也。釋、此亦宋仁祖之智乎。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救之義。故亦可足。釋、古人之用亦有節。

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釋、此與孟子同。若孔子更有法耳。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事相須。使異日決不爲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人所奪。不致耕犂所及。此大要也。其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子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推此爲法。觀之葬須爲坎室爲安。若直下便以土實之。則許大一塊虛土壓底。四向流水必趨土虛處。大不便也。且棺槨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有失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之義。釋、論葬法。惟此爲的。

禮言。惟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而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爲不可廢。則消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卽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此有闕字。）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釋、有喪祭天地。天地爲至尊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旣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釋、此若生子罔不在初之意。）

極須爲天下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爲盡。然向曾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大星十。則今所見天體蓋未定。雖似不可窮。然以土圭之法驗之。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故以尺五之表測之。每一寸當一千里。然而中國之到鄯善莎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就彼觀日。尙只是三萬里中也。天下之或寒或暖。只緣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矣。屋之西北又益寒。伯淳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幷州。則知數百里閒。氣候爭三月矣。若都以此差之。則須爭半歲。如是則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雖然。又沒此事。只是一般爲冬爲夏而已。（釋、以地勢辯寒暑。見大雅。）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題品耐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他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事持得。更有甚工夫到此。釋、君實言亦不可謂不知道。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嘗。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釋、此與伏羲仰觀俯察同功。然亦有一二傳聞之漸。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若詭對。要之卻濟事。釋、事有可用智者此也。

父子異宮者。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釋、貴能生尊與分。

二程子抄釋卷之二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謝良佐記第三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釋、此意須是自己眼見。何止鳶魚。

切脈最可體仁。鄭瞿云。常見顯道先生問此語云。是某與明道切脈時。坐間有此語。○釋、仁意存乎脈中。一斷卽不生矣。

觀雞雛。此可觀仁。釋、相照照處也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卻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卻恐賢問某尋。釋、須自己親見處信。若尋亦不難。

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釋、聖賢於氣象閒便見。此亦足以發之意。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釋、雖生知者亦要躬歷。

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時以經語錄作一策。鄭瞿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册。洛中見之云。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釋、只主一便可畜德。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釋、只是肯學不倦。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雞鳴。亦謂如此。○釋、善學者卽物皆新。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釋、仁義根於心者自別耳。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釋、豈惟寫字時要敬乎。

口將言而囁嚅。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如荆軻於樊於期。

須是聽其言也厲。釋、引荆軻非。

與善人處。壞了人。須是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善下一有柔字。○釋、善下有柔字是。不然。好賢樂善親仁友益之言非矣。

又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釋、變異患難。亦要經歷。

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知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釋、行處方見知不知。故學貴眞知。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釋、聖道大。不可名也。

泰山爲高矣。然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雖堯舜之事。亦只是太虛中一點浮雲。釋、語過高便遠患。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下去堂下。則卻辨不得。釋、要極高明。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釋、學要眞切始得。以上明道語。

李覯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蠱也。若已蠱。雖管仲可奈何。未有心蠱尙能用管仲之理。釋、大人惟在格君心。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是爲仁。釋、公而有生意則仁。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釋、此不可語上之意。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釋、老莊亦見其大而無止。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釋、鼻與目俱在。方有聞見。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日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釋、養之在寡欲。

人之稟賦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於頑。釋、此下愚不移之意。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卽是坐馳。有忘之心。乃無思也。釋、不思則忘。

許渤與其子隔一窗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釋、大滯泥矣。

伯淳在澶州日。脩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

心不可有一事。釋、當有之事。亦不害其爲有。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釋、只識破便好。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似賢急迫。釋、事有處自泰然。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釋、只在主一。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

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以上伊川語。○釋、道本自然。

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定。卽終日不換。釋、亦須有節次。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明道語。○釋、只此。其心便可對青天白日。

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伊川語。○釋、三人仲舒尤近似。毛公次之。雄何足道。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明道云。○釋、模倣其言者。自與聖人言不同。

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先生曰。充擴得去則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釋、此可以觀程子胷次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這漢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柱。胡說將去。釋、觀程子言。亦可謂有浩然者。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釋、熟後爲安。纔學便是強也。

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釋、原在人欲上做工夫出來。

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爲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利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爲八千。伊川曰。若增鈔價。賣數須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敷。已而增鈔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溫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人去裏。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看。役法動看。卽三五年不能得定。疊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釋、觀此伊川不可謂不優於政。韓富不可謂不長于道。

溫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明道曰。闕甚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卻。釋、此程馬所見大小不同處。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釋、詩如此釋。便得作者之意。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昔亦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雖是體察得理義之悅我心。眞箇猶芻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釋、出入卽是存亡。須求眞說便存。

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釋、佛高處近孔。周精處近佛。但周佛大矜。則氣象已卑矣。

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釋、差在公私之閒耳。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釋、矜非小失。去此則何事不爲己。何時不爲道。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持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釋、此心之動。聖狂攸分。而況於儒釋乎。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思愈思所以報國者。饑則爲用。飽則抱去。是以鷹犬自期也。釋、觀此可以厲忠臣失。

二十年前。往見伊川。一本作伯淳。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大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恰道恰好著工夫也。釋、謝子初言。只是見到。非行到也。

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釋、展拓在事上練達。推廣則心自通。

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卻如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釋、學不先立乎其大。終難救也。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釋、此便見動靜交相爲用。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愼不要尋行數墨。釋、纔展卷見字。便向躬行考求可。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釋、筋力要人自養。不可恃藥。

昔錄五經語作一册。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釋、作一册爲稽行亦可。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卻記得許多。謝子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惻然有隱於心。○釋、以蓋惡爲惻隱者。發其本也。

伯淳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隨人才成就之。則不敢讓。釋、此豈惟見明道自許。亦以諷正叔耳。

伯淳嘗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卻一兩字。點平聲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石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釋、轉卻點掇諷詠處。其誠意便入人心骨。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多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伯淳責之。邢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得說。釋、邢恕只不爲己。便拒人言。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卽書。伯淳云。子厚卻如此不熟。釋、熟後無擇言矣。

或舉伯淳語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釋、心病不在外醫。

伊川與君實語。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釋、此便見二兄弟之通泥。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歷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爲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釋、理在數。先得理則數不足言。

明道語云。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釋、醫不可與卜筮同科。

范夷叟欲同二程去看斷地黃。明道率先生。先生以前輩爲辭。明道云。又何妨一般是人。釋、此可觀二先生之和介。

游酢錄第四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一作善言人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得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釋、人材者治世之具。師學者成身之本。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釋、惡亂且可改。而況於過與危乎。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閒。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閒。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大學。顯道對曰。蔡人少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歲登第。注云尹子言其詳如此。釋、信此則不必論利害。計窮達。

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于不虞。以保天命。孫于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釋、子雲之言。其亦自文乎。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頗知尊顯經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放曠。釋、此亦緣人情而興。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釋、其爲導氣莫過焉。

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謂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釋、爲文恐亦不可謂之藝。易曰。修辭立

其誠。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地。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釋、孝子享先與聖人享天同義。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釋、邵張見出佛老之上故不惑。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待講。○釋、大路莫如孔氏。佛誠邪徑也。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衞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衞無疑。使要盟而可用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釋、盟在外者。要在我者。故不可。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鬬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構。善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議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鬬訟可息矣。昭遠本連上二段。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於爲政也何有。釋、此便是有仁心及有仁政者矣。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惟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釋、心常存則事不苟。

溺道更相數主。皆其讐也。安定以爲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讐無傷也。苟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東漢之衰。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彧爲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爲心。未暇恤人議己也。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釋、無馮道而後無五代之亂。無荀彧而後無曹操之篡。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閒。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釋、子雲求知不求行。爲身不爲道。法言皆末也。

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畔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爲善也。何足以爲孔子。釋、不必回護孔子。正欲止亂。必有術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釋、誠在言前。豈患不能告他人過也哉。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閒。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釋、以四體疾痛論仁。

與百姓甚切。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辱矣。釋、既誠有餘。何須待言。

仲尼第五 不知爲何人錄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一作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釋、孔、顏、孟、只爭化大之閒。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釋、纔是實事亦自然。但有迹耳。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一作要。識體。釋、體者理之具也。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一本無任字。職分兩字側注。○釋、君子不怨尤人者此也。

孔子請討田恆。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爲周之意。釋、孔子此舉。當時天下賊臣聞之。皆寒心矣。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釋、私事若公亦是公。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釋、誠則不息。可以透金石。質鬼神。

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泰山。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釋、亦誠有未至乎。

質夫第六 不知何人錄。

質夫沛然擇之。茫然未知所得。季明安。

惟善變通。便是聖人。釋、程子言便欲變通此三子也。與柴愚參魯之意同。

節嗜慾。定心氣。即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便和無疾。○釋、觀此便與天地同用。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經只言一止觀。○釋、艮不消人費力。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釋、須於偏勝處克治而學。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釋、到聖人只是至誠。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不遷怒。○釋、果見性命。怒驚免。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修。便是直養。然同歸于誠。此一章連人自孩提章下爲一章。○釋、此克己復禮之義。

曾子疾病。只爲以正不慮死。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爲同心。釋、會此、不論窮通止一道。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釋、只要心安理順。

卜筮在精誠。疑則不應。一本注云。疑心微生。便是不應。揚子江依憑事此是理。○釋、至誠如神。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釋、心亡也。

天下之說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無害。兌澤有滋益處。一本注云。兌澤有自相滋益之意。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釋、如此方能泛應曲當。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一作止。○釋、此致曲之道。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釋、四五十無聞不足畏。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釋、只是無欲。

八十四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盡吹極濁。就其中以中聲。上生下生。以一作考。○此便是三分損益之法。

明善在明。守義在誠。釋、其功一也。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一年有一年功夫。○釋、此自古聖王之制。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釋、德欲不並行。

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小有如是才識。釋、聖賢亦自有性生者。幼便不同。

夷惠其道隘與不恭。乃心無罪。無一作何。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爲不恭。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與天地同流。釋、孔子大而化也。

重主道也。士大夫得有一作設。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即不用苴。釋、重古道也。俗用紙牌葬。後代用主。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梃以撻秦楚之兵矣。釋、勇在人心。

孔子之時。事雖有不可爲。孔子任道。豈有不可爲。魯君齊君。孔孟豈不知其不足與有爲。釋、孔孟只是仁便冒任。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便有累。釋、凡有累者皆私也。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一作立。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正。○釋、根本是忠信。趨向是道。

中說有後人綴緝之者。釋、其中粹處近論語。比擬者非王氏語也。

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釋、揚亦非眞有實者。

子產語子太叔。因其才而教之。釋、子產得學之用。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釋、文辭足事。則與求爲力行者大不同矣。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社而又以爲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爲非矣。不可是則欲遷爲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爲後世戒。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釋、聖人雖所欲不踰矩。然斟酌度量。亦所不免。不然。則堯之文思。舜之問察。皆何爲也。學者皆謂聖人生知。無待於學。遂自畫自棄。則亦不智之甚矣。

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

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釋、惡人雖可誅。然必待其時而後行。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釋、此亦終身慕父母之意。

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傳一髭髮不當。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釋、止可立主。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釋、古亦有兵。但不似後世多。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釋、行處便是言。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卻有至憂。聖人之言遠如天。賢者小如地。釋、天包乎地。

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釋、不止要正己。

詩序必是同時一作國史。所作。然亦有後人添者。如白華只是刺幽王。其下更解不行。綿蠻序不肎飲食教載之。只見書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釋、自有詩。便有序。一時並行耳。

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情性。次言學。次便言三王酌損成王道。餘外更無意。三王下到今更無聖人。若有時、須當作四王。王者制作時。用先代之宜世者。今也法當用周禮。自漢已來用。釋、道法兼三王而後備耳。

色難。行下面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於道。能養志使父母說。卻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養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不能。釋、色難。即夔夔齊慄之意。

今之學者。歧而爲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爲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釋、知道者深。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獵自謂第七 不知何人錄。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一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閒。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釋、根心之病難除。

周公不作膳夫庖人匠事。只會兼衆有司之所能。釋、此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之意。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釋、寂而無感。靜而不動。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釋、心與天同。

心要在腔子裏。釋、在腔子裏而千里。其思猶未在也。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一作可。能謹細行。釋、堯夫近人情。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釋、有體則有用。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釋、心密者身安。

只學顏子不貳過。釋、此是眞正學問。但患人不勇。頻復至迷後耳。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釋、亦是近於無欲。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釋、默識難。

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私。一本無私字。別有應卒應事四字。○釋、若聞過則可求。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釋、亦須於靜坐獨處中得。

兵須不失家計。游兵夾持。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卻終日如愚。釋、善問亦難。亦必有所見。

灑掃應對。與佛默然處合。釋、此恐與佛小異。

玩心神明。上下同流。

不學便老而衰。釋、心死故也。

雍置師。內郡養耕。外郡禦守。釋、釋地自古近邊。

兵能聚散爲上。釋、此奇正法。

韓信多多益辨。只是分數明。釋、有統領法。

兵陣須先立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遊騎大遠。則卻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卻自家。如何。如苻堅養民。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釋、岳家軍如撼山。爲有本耳。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如此大。不爲

井所拘。卻入井中也不害。釋、若能會見天。雖在井中亦可。

晉書謂吾家書籍。當盡與之。豈止與之。當再拜而獻之。

病昏不爲他物所奪。只有正氣。然猶有力知識。遠過於人。況吾合天地之道。安有不可。釋、正自勝邪。

蘇昞錄第八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閑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

伯淳言難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釋、學可勝氣。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亦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二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一本無只是一物四字。○釋、誠者才之本。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人之術。釋、王道養民在先。而教卽次之。非若伯術之急效於一時。

正叔謂某接人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釋、子厚能誠能禮。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子厚謂必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閒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

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猶吾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袞分之。以袞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說。取之以爲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己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有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釋、法待人而舉。法不善。皆因仍苟簡。以適於亂。井田法雖百世可行。故張子注意焉。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

此方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釋、行仁存乎智。

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爲私說。何也。子厚言。只爲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一喜好之事爲之。不知只事合做。釋、此亦動轉人心法。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釋、觀化亦堯夫極言。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斷言徒流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不廉。則曰俎豆不修。釋、待士厚者。待民必不薄。

正叔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聞。此但得其人。則儘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釋、禮院正兵馬刑罰皆可省。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正叔論安南事。當初邊上不便。今逐近點集。應急救緩。其時雖將帥革兵。冒涉炎瘴。朝廷以赤子爲憂。亦有所不恤也。其時不救應。放令縱恣。戰殺至數萬。今既後時。又不候至秋涼。迄冬一直趨寇。亦可以前食

嶺北食積於嶺南般運。今乃正於七月過嶺。以瘴死者自數分。及過境又糧不繼。深至賊巢。以桟渡五百人過江。且焚破其竹寨幾重。不能得復棹其空桟續以救兵。反爲賊兵會合禽殺。吾衆無救。或死或逃。遂不成功。所爭者二十五里耳。欲往又無舟可渡。無糧以戍。此謬算未之有也。猶得賊辭差順。遂得有詞且承了。若使其言猶未順。如何處之。運糧者死八萬。戰兵瘴死十一萬。餘得二萬八千人生還。尙多病者。又先爲賊戮數萬。都不下三十萬口。其昏謬無謀。如此甚也。釋、不仁則不智。

正叔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肎。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壞。其他有力者致之。己則不可取。釋、甘棠且勿剪而況宅乎。

正叔言。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釋、其要止在用人。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正叔言。某見居位者百事不理會。只恁箇大肚皮。於子厚卻願柰煩處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太寬。釋、在人鼓舞。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釋、才者誠之用。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釋、士有此志。便死不肯罷。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間耳。正叔謂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敍。固自有先後。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釋、程張看窮字至字不同。張說至字切。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有向風。釋、地固皆同。振作在人。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釋、如此論二程優

劣、亦見子厚所至。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卻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釋、正叔直造。